

想念北方的冬天

□ 甘茂华

回到南方后,每临冬深天自寒。常做梦,大雪在梦里纷飞。我知道,我又在想念北方的冬天了。

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在长江三峡的西陵峡畔。此地江山连蜀楚,天钟神秀在西陵,确实是一方美丽而富饶的水土。不满意的是这个地方的气候,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秋温高于春温,春雨多于秋雨。夏天像个火炉,热得人恨不得跳长江。冬天却比较干燥暖和,很少见到雪花狂舞的风景。每到冬天,我就想起在山西长治度过的那段日子,那些雪落漳河静无声的严寒却又红火的日子。

在长治市生活了15年,自然也就有了15个冬季的生活经历。那些下雪的日子,总给我带来许多快乐。雪花很大、很白,飘在空中像棉花似的,铺在地上蓬蓬松松、厚厚绵绵,如纯羊毛地毯。不像南方的雪,星星点点,太小气。又小又薄,落地就化了。

在长治,每当入冬前,都要雇车拉来一车煤炭,朋友们帮我一起下车,在门口空地上堆起一座煤山。

还要买来很多大白菜、土豆和一箱箱苹果,贮存在自家的地窖里。清早开门后,第一件事就是拿把铁铲和扫帚,在院子里开出一条通道来。我上班时要经过一个足球场,一大片雪地,洁白、开阔。皮靴踩在雪地里,扑哧扑哧地响,让人感觉到生活的某种韵味。

当年我在长治,家里或办公室都有暖气,一进门脱掉大衣,只穿一件毛线衣就行了。春节回到南方则不行,冬天室内室外一个样,干冷,缩手缩脚,最多有个火盆或电暖器。直到三年前,我和老伴决定在家里装了燃气水暖,才有了温暖如春的感觉。我在长治的工厂时,每次从厂区去市区,站在路边等公共汽车,冷得人够呛!哪怕穿着皮靴、戴着皮手套和皮帽子,也不管事。手指和脚趾头冻得发麻,耳根子冻得发疼。

在北方的冬季,天然冰箱就是窗台。肉啊、鱼啊,放在窗台上冻得硬邦邦的,完全不用操心它腐烂变质。白菜、土豆、苹果,贮藏在地窖里,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取出来,永远是那么鲜美可口。每次,我在窖里用

小铁桶装好蔬果,孩子们就拿绳子把桶提上去,那情景像在井里打水一样,蛮有趣呢。家里生着火炉,烟筒环绕后直通门外,我下班后用铁锤砸一桶煤块儿,晚上添火加热就足够了。一家人围炉夜话,又是一幅美好的图画。

最好的风景,应该是站在风雪漫天的街头小摊旁,喝一碗羊肉丸子汤或者羊杂碎汤。那羊肉的腥膻气,冲鼻子的香,鲜绿的香菜,刺激人胃口。一碗下肚,立即热气上涌。两碗下肚,手脚渐渐暖和。喝完第三碗,浑身冒汗,不由得神情高亢,学着京戏艺人有板有眼地大喝一声:“好——大——雪——啊!”

想念北方的冬天时,不由得联想到“故人星散”这个词。我在2021年重上太行山,真的是“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其实,不仅仅是故人星散,星散的还有当年的情怀。我们现在的的生活,哪怕逢年过节,除了狂欢购物,只剩下一个“吃”字——一饱口福的“吃”字。有几个人还有踏雪赏梅的情致?有几个人还记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

欲雪,能饮一杯无?”的雅兴?还有几个人能像古人一样讲述雪夜访友的故事?那是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乘兴而来,人未见面,却兴尽而归。而如今,到哪里去找王子猷和戴安道呢?没有雪,没有诗,就不要指望这样的故事了。也许,我们还会失去真正的冬天。要知道那样的故事,只会产生在有雪有诗的年代。“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年来到,年来到。”的歌声,该是我们的盼望景象和每年的最后守望吧。雪和诗其实就是对追忆逝水流年的某种纪念和期待,是俗世生活中的一种光芒和审美,是人生的一种轮回境界。

我说的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北方人眼里由于见惯了也并无多少新奇有趣。而对于我和我们的家,却是一段经历,一段生活,一段值得回想的记忆,一首经久耐读的绝句。想念北方的冬天,我人生中的一个季节,那是雪花飘飘的季节。在这个迎接金蛇狂舞的冬天,我站在西陵峡畔的江堤上,盼望下雪,呼唤飞雪迎春到,又想大声喊:“好——大——雪——啊!”

一个镜头的由来

□ 傅怀珠

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企业中层干部,小儿子傅澍坤自谋职业从事电影拍摄工作。不久前,澍坤自编自导的电影《金色少年》上映,里面有一个关于10块钱的故事,我自己看了,不由得心潮翻卷,想说点儿什么。

古话说得好,知子莫若父。对于那个小故事,我都知道小儿子为什么会把它搬进自己的作品里。

1982年,在云南当工人的侄儿领着女友旅行结婚回来住了两晚,然后还要到北京去转转。一家老小,其乐融融。小夫妻临走时,给了他们的爷爷——我的老父亲20块钱。

那时候的20块钱,虽然算不得巨款,但也足以让年近八旬的农村老人激动一下。那天,吃罢午饭,小夫妻动身上路,一家人把他们送到大门外路边老榆树下,便各忙各的去了,唯有我的老父亲执意把他们送到了村口。

傍晚我下班回家,按惯例先进了父亲的堂房,看见老人不太高兴,我以为他是在想匆匆一别的孙子,也没多说什么就出来了。

走进厨房,正在做晚饭的妻子压低声音急切地说:“你快想个办法,咱爸那20块钱找不见了,一下午唉声叹气不高兴。”

这可怎么办?我自幼失

母,父亲在心中的分量自然很重。于是就对妻子说:“我这里还有钱,咱给他补上吧!”妻子说:“补上是行,你不能明着给他补,明着给他补抹不了他心上的病。”

我也算个机灵人,立马就想好一个主意。我先把20块钱丢在大门外路边老榆树旁,返回家叫过大儿子说,咱去外面找找,看能不能给爷爷把钱捡回来。

为了“演得”逼真,我还假装拿了一个手电灯,指引着十三四岁的大儿子在我丢钱的那里来回找。大儿子眼尖,很快就看见了我专门丢下的那两张钱:“找见了!找见了!爸爸我找见了……”赶不上我发话,他抓起来就跑到堂房去给他爷爷报喜。

父亲高兴了,实打实地高兴了。

小儿子傅澍坤当时也就十来岁,虽然他不是具体参与者,但这件事对他的印象无疑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当 he 进行艺术构思时,不用绞尽脑汁胡编乱造,妥妥地就把这个故事搬进了自己的作品里。

电影的原名叫《小小少年》,后来改成了《金色少年》。电影开场白说,这个故事是我自己的故事。既然是自己的故事,叫“小小少年”或许比较切合作者的心境,不过,《小小少年》改为《金色少年》,嗯,也挺好!



夏宫有约

□ 绪堂

智汇滨湖才聚潞，
平台一览满春光。
夏宫有约梳文脉，
漳泽多情醉夕阳。

苏州狮子林（组诗）

□ 唐振良

沧浪亭感悟

相机左右洞察
上下翻越
终于将高挑的檐角
纳入了心扉

出了景区
外景比内景更开阔 壮美
风景
是关不住的

游狮子林

那个蹬三轮儿的师傅说
狮子林就是看石头
我带你们去几个
有石头的地儿

花费少
包满意

还说狮子林
要很远的路
四点半就下班
去了也不得进了

简直懵了
倒上地铁
几番思量
几经周折
希冀几乎被这些无稽之谈
夭折

最后我们选择了
徒步
我建议
在狮子林门口
照一张相

也算是来过
“狮子林”几个字
总不会关掉的

狮子林石雕

导游说
那是九头狮子
曾有两个皇帝看出来
你们看出几只

我一眼就看出了十几只
有跪有立
有卧有蹲
有静有动
有望有思
……
有的怀中还抱着幼狮